摘　要：教育爱作为教师的专业情感品性，在人工智能时代，其美善性、生命性和关怀性的三重特质愈发凸显。然而，智能机器的应用打破了师生之间原有的双向互动，教育爱也在“数据洞穴”“智慧课堂”“技术垄断”的驱使下异化成平庸之爱、空洞之爱和利己之爱。为此，教师亟待滋养信息素养中的美善之根，点燃虚拟环境中的生命之火，持守人文关怀中的正义之秤，以促使异化的教育爱得以复归。

文章出处：田友谊，韩雪童.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爱三重特质的异化与复归[J].现代教育管理，2020（10）：38-44.

自2016年阿尔法狗（AlphaGo）战胜李世石以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AI）正以逼近“奇点”的指数型态势迅猛发展，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因其在教育领域的介入，给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为了不被智能技术所取代，教师不仅要深谙为师之道，转变教学方式，更要涵养以爱为本的情感品性。本文将探讨教师的教育爱在AI时代的新内涵和三重特质，追问在AI的冲击下教育爱异化的表征与归因，以期为教师在技术庞杂的教育环境中重新孕育恰切有度的教育爱提供帮助，从而更好地指引师生共同走向美好的教育生活。

一、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爱的内涵与特质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指出，广大教师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育德，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和有仁爱之心的好教师。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教师置身于“技术犹如上帝的时代”，教育爱成为教师在技术裹挟下发挥主体性优势的情感支柱。因此，澄清教育爱的内涵，明晰AI时代教育爱的特质，既是保持师、生、机三者和谐共处的前提，也是强化师德师风建设的基石。

（一）教育爱的内涵

“爱”的含义，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爱欲”思想。柏拉图（Plato）在《会饮》中借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之口，阐明“爱若斯”（Eros）是为获得两性的完整所产生的自然吸引，它作为一种精神追求，渴望达到生命的完整与德行的崇高。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把关注的重点转向为他性的“友爱”，他认为这是一种“尽能力回报，而不是酬其配得”的品质。弗洛姆（Erich Fromm，2001）则认为，“爱”源自人与人之间的分离，是一种主动突破分离屏障并与他人联合起来的能力，旨在“使其对象获得幸福、发展和自由”。西蒙·梅（Simon May,1987）指出，“爱”是一种激发了我们对坚不可摧的“生命落地感”的渴望的人或物的迷恋。“爱”乃“本体论意义上的归根”，是一种渴望摆脱孤独和分离，寻觅家园感、归属感和存在价值感的情感需求。总之，爱是人类的特有属性，它意味着主体向他者精神境况的敞开，以平等的姿态和宽广的胸怀走入彼此的内心，在诚挚的交往中成为相互支撑的精神共同体，彼此分享着生命长河中的苦痛与喜乐。

爱是教育之源，教育是充斥着爱的“艺术”。美好教育的真谛，就是个体在由爱所构建的关联之中实现生命的充分展开和精神成人。爱通过教育才得以推己及人和世代绵延，稳定安康的社会秩序才能够维系。可见，“教育就应该犹如太阳，让年轻一代感受到他们是被上一代的爱所普照的，而这正是他们爱他人、爱人间、爱世界的起点和根基。”因此，我们将爱的施予者聚焦到教师群体，所谓教育爱，也即教师与学生生命相遇、真诚交往的过程中，保持生命的开放性，主动关怀学生，平等地悦纳学生，唤醒学生心灵深处对善好生活的热忱和向往，以期涵养学生感受爱、传递爱和创造爱的能力的一种专业情感品性。

AI技术的运用可以使教师摆脱重复的机械劳动，减轻教学负担，将精力集中在学生身上，又有助于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以便更好地承担起“传道授业解惑”之重任。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爱的内涵也拓展到教师对自身、对学生、对周遭生境突变的适应、接纳与反思，继而以更加开放和理性的心态迎接AI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教育爱的基础是教师对自身之爱和职业之爱，教师既要强化AI时代的专业认同，更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积极适应专业角色的转变，彰显教师作为生命实体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教育爱的核心是教师出于对学生的“完全责任”，在“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的过程中，挣脱时空界限上的阻隔，给予他们真切的生命关注和无私的情感关怀。教育爱的关键是教师对被AI笼罩的周遭生境之爱，教师不仅要具有前瞻意识，悬置“人定胜机”的曲解，充分结合自身和AI教学辅助系统的优势，同时也要启发学生以融合型思维寻求人机的和谐共生，最终以实现人类在“成物”和“成己”上的统一。

（二）教育爱的特质

“教育若没有了爱，就如同无水的池塘，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教育爱是教师公正适切的超越亲子之情的道德之爱。在AI时代，教师的职业地位面临着智能教学系统的威胁，而教育爱却因其所具有的向善性、生命性和关怀性的特质而成为作为“人”的教师同作为“工具”的技术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1.教育爱的美善之维

教育爱之于教师精神境界的导向要求乃是唤醒他们自身对求真、崇善、尚美的道德意识。教育理应担负起培育人、转化人、发展人、完善人的责任，浸润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德行境界，在人工智能时代也要在科学主义的迷雾中始终关注人类对美善生活的价值追求。教育爱的美善性既意味着教师对自由而富有诗意的精神家园的缱绻向往，还意味着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意义世界的丰沛与充盈，进而双方因精神的联通而融为寻觅幸福的爱的共同体。人工智能为学生的学习资源提供丰富充足的选择空间，提升了学生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但学生极易痴迷于浅表化的网络世界而舍弃对美善生活的精神诉求，其结果造成人与人之间缺少内在的契合而发生无根化的疏离。教育爱所关注的是教育者对生活之美的觉察、感受和体验，带给学生的是拔离虚拟世界而回归生活后寻求人格健全和自我超越的畅适与恬淡。

2.教育爱的生命之维

教育爱因其包含的情感共有性和具身参与性，而“让师生作为‘爱之在者’，在爱中相互给予、相互共在”。爱只能在真实生命体之间才得以感受和接续，所以教育爱只有在拥有社会性和人情味的师生之间才能生根、发芽。尽管以语音、图像识别系统为代表的AI学伴实现了与学生快捷的问答，但教育中所蕴含的思维火花的碰撞和智慧空间的开启却离不开身心整全的教师的积极参与。教育爱并不是教师简单地对身处网线另一端的学生给予的表象化的叮嘱和形式化的问候，而是需要教师以富有生命活力的“全人”的姿态走进教育现场。在云课堂中，教师要密切注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状况，给予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发挥学生深度学习的主动性，摆正专业角色，在师生平等且多样的互动中点燃爱的火焰。在实体课堂中，教师要填补技术的空白，将班级中的学生视作有血有肉、情感丰沛、各具特色的真实生命主体，用生命的温度来感化学生的内心世界。因此，教育爱的产生不但需要柔软、敏感的心灵，更需要身体的参与和体验，而这些都是智能机器人无法取缔教师的关键所在。

3.教育爱的关怀之维

AI的出现让教师的工作压力得以舒缓，但也让在分置于网络两端的陌生的师生之间难以建立稳定而持久的关联。教育爱恰是一种师生之间以彼此关怀为指向，构建“我与你”的主体间关系的能力。尼尔·诺丁斯（Nel Noddings，2003）认为，“关怀意味着一种关系，它最基本的形式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连接或接触”。教育爱搭建起教师与学生联通的桥梁，帮助学生突破自我封闭的屏障，在自我向周遭世界不断敞开、包容、接纳的过程中从关怀自我、关怀亲属，逐渐懂得关怀他人、关怀自然、关怀社会和关怀国家。AI时代，富有人文底蕴的关怀之爱还体现在构筑师—生—机良性互动的教育生态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出于对工业文明的担忧而提出完整的理性应由“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组成。诚然，前者是人类谋生和社会进步的手段，而后者则是人类安然处世的意义依托，二者相互作用、彼此制约。教育爱并不是要挑战人机关系的伦理底线，而是要让教师平衡物性与人性的关系，让人类求得与AI的互惠合作。

二、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爱异化的表征与归因

伴随着AI时代的来临，沉浸体验教学、混合教学、移动学习、自适应学习等新式教育形态的出现倒逼着传统教师陷入主体性被智能性取代、“教书匠”角色被个性化程序算法替代、“因材施教”角色被精准智能系统优化的困境，他们的生存样态也呈现出知识离岸化、意志薄弱化、视域封闭化、定位孤立化的情状，这也迫使教育爱在信息技术的驱逐下，与其原初旨趣渐行渐远。

（一）“数据洞穴”中美善的遮蔽使教育爱异化为庸俗之爱

相较于柏拉图所构想的古典洞穴之喻，而今数据洞穴在带给穴居者享受和安逸的同时也创造着更加精妙的假象。AI教学助手填补了教师认知的空缺，减轻了教师繁重的课业负担，但也导致新一代技术原住民的主体意识因受到数据“侵蚀”而不断弱化，他们仅仅满足于求真和求知，而忽视了引领学生的灵魂转向求善、求美的重任。倘若传统教师以培养情感疲软的“智人”而非精神丰盈的“全人”为价值取向，则教育爱必将异化为只爱表象、不爱本质，只爱技术、不爱精神的庸俗之爱。

一方面，教师职权的让渡使其异化为“依附技术”的边缘人。由于AI教学助手能够代替传统教师从事大多数单调乏味的作业批改、答疑解惑工作，也给他们提供了消极怠工的可乘之机。于是，他们以AI的高效精准为借口，将“教师”的职责简化为单向的知识灌输和重复的心智锻炼，企图退居课堂教学的边缘地位。他们所持有的得过且过的“不出错”的师德观，迫使其丧失对传统文化传承和接续的重担，在高举前瞻性教育技术旗帜的同时却造成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割裂，致使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呈现出“麦当劳化”的倾向。教师对AI教学助手的过度依赖却反过来使其处于被算法所奴役的状态，教师的教育爱也随之异化为对信息技术的极度尊崇，以致教师的能动性、创造性、应变性和文化敏感性都在智能机器闯入教育领域之后被“遮蔽”，甚至陷入技术主导的集体无意识狂欢的泥潭中却并不自知。

另一方面，缺乏美善追求的教师将学生视为“无思性”的工具人。化身为“知识转换器”的教师把学生视作比拼升学率以提高薪酬的“工具”，而并非拥有完整肉身和真实痛感的生命体，于是他们便直接把学生抛入被AI包围的技术环境中，以期形塑认知水平高超的“智神”。这种机器与人类结合的异性生物，或许会占据未来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但却是情感冷漠、价值虚无和精神空洞的“畸形儿”。科学知识的泛滥和信息技术的大量应用，让学生渐渐迷失于科学世界中，他们依旧是以象征考试技巧的分数等级作为评判学习成果唯一的指标，却忽视了意义世界的探寻与建构，并由此造成了精神家园的荒芜和审美能力的弱化，致使他们在与AI的职业竞争中难以获得一席之地。最终，滞留在数据洞穴之中的被铁链扼住脖颈的学生，也因不具备感受爱和施予爱的能力而难以转过头来直视象征着美善的阳光。

（二）“智慧课堂”中生命的离席使教育爱异化为空洞之爱

AI时代的智慧教育，本应培养具有主动实践能力的集“智能”“机智”和“智慧”于一身的人才。但当前在智慧课堂的探索过程中，教师却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制作华丽炫酷的课件，创设极度仿真的实验环境和设计脱离生活的合作项目上，而忽视了与学生之间的心灵对话和情感交流。教师在智慧课堂中处于生命离场的状态，他们对名利的欲求远胜于对生命的爱护，横亘于师生之间的AI程序取代了充满生命温情的教育爱。

一方面，空中课堂里的教师退居为空心化的“表演者”。智慧教育空间为学生提供了先进的多媒体设备和丰富多样的网络学习资源，在功利主义和知识付费的推动下，教育的服务功能日益明显，课程被简化为一种被明码标价的商品，教师成为知识的“出售者”，学生则成为知识的“购买者”，于是，教师费尽心机为自己的商品增加噱头并提升筹码。因此，通过互联网所建立的虚拟型师生关系大多是一种短时性的以快速掌握常识和训练技能为目的的主客体关系。由于教师真实生命的缺席和师生互动的匮乏，双方难以走入彼此的精神世界，难以实现教育爱的感受与馈赠，所以这种关系无法密切而持久。长期处于线上授课的教师也就自然而然地退居为屏幕后的“演员”，面对着摄影机重复着惯常的一套说辞，进行着一个人的表演，师生之间由于屏幕的阻隔而无法通过真挚的眼神交流和真实的肢体接触来感受教育爱的温度。

另一方面，线下课堂中的教师演变为离身化的“木偶人”。智慧教室的普及迫使教师急需完成从“主导者”到“引导者”的转变，但多数教师却以“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心态在智慧教学过程中成为毫无灵魂的摆设。在信息技术的牵引下，生命“不在场”的教师成为情感缺失的“知识取款机”，难以根据情境的改变生成教育机智和教育智慧。马克斯·范梅南（Max Van Manen，2001）指出，“一种敏感的聆听和观察是教育智慧的核心来源”，而这未尝不是教育爱的体现。教师的教育智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扎根于生动的教育教学体验，产生于教育过程中教师的行动研究与自我反思，来源于教师自我发展的愿景与努力，萌发于自我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升”，绝非AI所能匹敌。

（三）“技术垄断”中关怀的偏失使教育爱异化为利己之爱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2007）将人类技术的发展归结为技术作为工具使用、技术变为统治力量、技术成为一种垄断三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的特征表现为“除了技术以外的其他因素都成为各种不重要的存在，或者说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AI时代机器人助教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教育生态，师生的“屏幕综合征”和“信息饥渴症”频发，他们固守着各自的一隅之地，缺少必要的关心与互动。于是，面对着人机的竞赛，教师更爱自己而不顾他人，更爱权威而不管正义。

一方面，师生的真实交往被网络世界的虚拟互动所取代。AI时代教师的知识权威不同往昔，教师的角色早已不再是真理般的存在，学生对教师的质疑和挑战时有发生，这就导致部分教师因为难以适应师生关系的转变而怯于同学生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但是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却为教师提供了一副用以掩饰内心恐惧的“面具”，它促使师生之间的交往方式从生活世界中的对话和理解转向网络世界中信息的发送与回复。教师的沟通能力与表述能力在信息技术的入侵下不断削弱，课程结束后，师生之间关系冷漠，仿若陌生人，毫无任何关爱可言。但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教育究其实质还是师生共同体齐心耕耘，播撒爱、传播爱和分享爱的过程。所以，单凭网络中图像的获取和信息的输送是无法取代师生主体间出于对彼此生命的呵护、感动而相互关怀的。

另一方面，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可能走向压迫规训的极端。技术如同一柄“双刃剑”，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技术在本质上既是非善的也非恶的，而是既可以用以为善也可以用以为恶”，“完善或毁灭的观念起源于人，只有人赋予技术以意义”。AI是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大数据所提供的分析报告将会比人类本身更为了解自己，但这也造成了个人隐私泄露的隐患。越尖端的科技越能让权力集中，而掌握者也越具有权力控制的冲动。出于对学生极强的占有欲，相较于普通的教育者，程序的开发者和设计师便成为“瞭望台”上的“指挥家”，在技术的辅助下秘密地监视着学生的一举一动，他们对于学生的成绩排名、作业完成度、兴趣爱好、教学评价等了如指掌，甚至肆意将学生信息泄露和贩卖给不法商家。可见，在教师心底对学生难以拔除的怀疑和猜忌之刺极易在技术的诱导下扭曲成专断式的“占有之爱”，学生的隐私在教师的密切监视下被暴露得一览无余。

三、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爱的复归路径

在师—生—机共存的教育场景中，机器与教师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无法产生情感共鸣，也即不具备以学生为本的仁爱之心。因而教师除拥有专业的知识技能外，其关键职责在于帮助学生走向个体定制的深度学习，激活学生的内生潜质，启迪学生的实践智慧，呵护学生的美善心灵。面对AI时代教育爱异化的现实表征，教师既要善于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又要意识到AI的局限性，做到及时补位，并探寻恰切的专业发展路径，让异化的教育爱复归美善之爱、生命之爱和关怀之爱。

（一）滋养信息素养中的美善之根

AI的出现使人类自身的生存境况处于危机之中，信息素养与数据思维的习得成为传统教师适应AI时代的核心素养。如若教师因过分沉迷于信息技术所创设的新奇的数据空间而理性自负，并由此缺少对良善生活的欲求，以致传统与现代的对垒，那么他们不仅难以指引学生实现精神世界的“成人”，更难以应对科技主义与人文主义冲突的复演。

所以，教师要在持守底线师德的基础上，保持对技术冷静客观的头脑，重构对美好、良善生活的精神旨趣。第一，树立敬畏科技、终身学习的谦逊心态。AI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要求教师具备信息素养，也即识别、加工、处理、传递和创造信息的能力，以独立自主的学习态度与批判性精神，去解决实际问题和形成创新性思维的能力。而教师也必须承认人类相较于智能机器的认知局限，摒弃妄自尊大的观念，俯下身来，留予内心沉静反思和总结提升的空间。第二，涵养敬畏经典、崇善尚美的文化品性。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对美善事物的追寻并不意味着对技术的嗤之以鼻抑或对现实生活的逃离，而是要在心底始终存有对精神澄明之境的渴求，教师不但要挣脱枷锁的束缚走出“数据洞穴”，更要以坚毅的信念和顽强的努力返归“洞穴”，将学生从虚假的现象世界中解脱出来，帮助其寻觅接近至善的文化真谛。教师作为学生与文化连接的桥梁，在教育试图借助AI的捷径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必然要祛除世俗功利在内心滋生的杂念，熟稔传统精粹，以期培养学生对经典文化的热爱和对人文精神永续的传承。第三，承担敬畏道德、榜样引导的教育使命。教师应当成为具备“爱的能力”的仁爱之人，能够洞悉、了解和熟知学生成长的特征和需要，给予其细致入微的关切与呵护。这种能力促使教师在“去工具化”的过程中，去蔽“平庸之恶”，发展成为引导学生茁壮成长的道德榜样。所以，教师还要顺遂学生内心的善，提升他们的审美体验，引领其在与周遭世界的相遇中内心依然保持着对自然的好奇，为过一种向善的生活而不懈奋斗，最终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和精神境界的自我超越。

（二）点燃虚拟环境中的生命之火

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作为AI辅助系统的一种，突破了常规的实际教学情境，开辟了虚拟化的沉浸体验式仿真学习环境，型构着跨越时空的远程虚拟师生关系。然而，为维系虚拟在场的师生关系，传统教师急需点燃生命之火，以完整的生命姿态进入教学现场，转变为学生情感的陪伴者，以期填补现实世界中师生交往的空白。换言之，在AI盛行的时代，如果教师过分倚仗高端设备而弱化了生命感，仅仅依靠僵化死板的程序机器，最终塑造出来的也只能是满腹经纶的“学究”而绝不是拥有生命的“全人”。

重塑“虚拟环境”中对生命在场的情感守望，不仅意味着教师要以一个具有真实生命情感的“人”的形象而存在，更意味着在提高师德修炼的同时孕育教育智慧。第一，身心统一，保持生命的气息。与被物质打造成的机器相比，人的最根本的优越性就在于其生命性，身心统一的教师才更能肩负起“育人”的责任。正因为教师是有感知力的，他们才能培养出健康向上、乐观阳光的学生，才能营造出火花四溅的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所以教师需要尊重生命、善待生命、爱护生命，即使“教书”或许可以通过AI去优化和实现，而“育人”，即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职责则离不开教师的耳濡目染和言传身教。第二，生命入场，体验情感的生成。教师不仅要通过鲜活生命主体的参与，在师生交往中孕育爱、感受爱和传递爱，更应以拳拳之心和殷殷之情去感化那沉溺于虚拟游戏却难以融入社会的心灵，进而建立起坚固的情感关联。AI时代教师生命经历着由“离场”向“到场”，再到“入场”的转换，在华丽但却冰冷的智慧教室中，唯有教师生命中孕育而成的情感火焰方能温暖几近僵死枯涸的心灵。第三，回归生活，养成实践的智慧。虚拟技术只不过是学生从生活世界去认识科学世界的工具和媒介，虚拟世界中的抽象活动是无法让学生领悟到生活世界中人际间所形成的同情、友谊、合作、互助、支持等意义的。教师只有引导学生明辨虚拟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异同，才能借助前者来加深对科学知识的认知和了解，借助后者来促使个体的社会性得以健康发展。此外，无论在线上或线下的教育情境中，教师都要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实践，激活自觉性和创造性，时刻怀揣敬畏生命、珍视生命和呵护生命之感，从而生成独具个性特色的教学机智。

（三）持守人文关怀中的正义之秤

AI教学助手的出现，将传统的教师“独白”课堂转变为“双师”课堂，教师逐渐丧失了与学生在精神相遇中获得情感陶冶的机会，以及与学生共同经历、感受、分享和品悟生命中苦痛与喜乐的机会。教师对机器的依赖日渐严重，源自人性本真的沟通与对话能力也濒临瓦解，甚至企图以“关怀”之名行“不正义”之事。因而，教师既要注重关怀的现实需求，也要秉承正义的判断标尺，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张力。

构建起人机互助的新型教育生态，需要在四个方面进行努力和创新尝试：

第一，给予学生充分的信任。在经营师生关系的过程中，师生间发自内心的信任远非大数据计算得到的反馈数据所能匹敌。教师要积极关注学生的境遇，尊重学生的差异，对学生给予适当的关怀与呵护，以“平等中首席”的身份走进学生的心灵，以包容开放的心态接纳学生无意的过失，开启学生生命成长的多重可能性。第二，开展多元的师生对话。教师不应放纵学生沉醉于单子式封闭的自我世界之中，而要带领学生回归现实、参与人际间的交流，帮助学生搭建起丰富的社会交际网络。所以，“我—你”的关系应是师生建立在包容和理解对方的基础上，让对方成为充满爱意的更好的自己。第三，保持关怀与正义的平衡。一方面，正义将作为关怀的根基和标尺。如若教师根据AI学情分析系统，只关注名列前茅的学优生而歧视排位落后的学困生，那么这种怀有功利目的的虚假之爱就是有违教育正义的。另一方面，关怀将超越正义规范的局限。AI技术将为每位学习者提供定制化的教育方案，这将有助于教师对学生给予差异性和补偿性的关爱。质言之，关怀之爱，要求教师公正观察、感知和设身处地理解学生的个性禀赋，关心学生的实际遭遇，满足学生合理性需求。第四，构筑人机共生的和睦关系。既然“双师”课堂在未来教育中将会成为常态，因而教师和学生不仅要加强师生间的相互关怀，发挥AI对学生学情的追踪和分析功用，更应理性看待人机协同关系，最终学会人类与智能机器的和谐相处。